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四

宋 沙 門 道 原 慕 濟四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一世一人見錄

南嶽石頭希遷大師

第二世二十一人

南嶽石頭希遷大師法嗣二十一人一見錄十三

荊州天皇寺道悟禪師

京兆戶利禪師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

潭州招提寺慧朗禪師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 潭州大川和尚

汾州石樓和尚

鳳翔法門寺佛陀和尚

潭州華林和尚

潭州長毘曠禪師

潮州大願和尚

寶通禪師

諸涇禪師

漢州常清禪師

商州商嶺和尚

已上八人無機

緣語句不錄

第三世二十三人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法嗣七人五人見錄

京兆翠微無學禪師 丹霞山義安禪師

吉州性空禪師 本童和尚

米倉和尚

揚州六合大隱禪師

丹霞山慧勤禪師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藥山惟儼和尚法嗣十人六人見錄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

潭州雲巖晏咸禪師

華亭船子德誠禪師

宣州桺樹慧省禪師

藥山高沙彌

鄂州百顏明哲禪師

鄧州涇原山光臺禪師

藥山斐禪師

宣州落霞和尚

朗州刺史李翹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漳州長庭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漳州石室善道和尚

潮州大顥和尚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漳州三平山義忠禪師

吉州莘山和尚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大川和尚法嗣二人見錄

僊天和尚

福州普光和尚

行思禪師第一世

石頭希遷大師端州高要人也姓陳氏母初懷妊不喜葷茹師雖在孩提不煩保姆既冠然諾自許鄉洞獠民畏鬼神多淫祀殺牛釀酒習以爲常師輒往毀叢祠奪牛而歸歲盈數十鄉老不能禁後直造曹谿六祖大師度爲弟子未具戒屬祖師圓寂稟遺命謁于廬

陵青原山思禪師乃解衣從之綠會語句如禪師卓毅
之一日思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云云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終不少他事思甚然之師於唐天寶初荐之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亦四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師一日上堂曰吾之法門先佛傳受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

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時門人道悟問曹谿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我不會佛法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又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師問新到僧從什麼處來僧曰江西來師曰見馬大師否僧曰見師乃指一榦柴曰馬師何似這箇僧無對却迴舉似馬大師馬曰汝見榦柴大小僧曰勿量大馬曰汝甚有力僧曰何也馬曰汝

從南嶽負一榦柴來豈不是有力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更不會大顛問師古人云道有道無是二謗請師除師曰一物亦無除箇什麼師却問併却咽喉脣吻道將來顛曰無這箇師曰若恁麼即汝得入門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空不礙白雲飛問如何是禪師曰碌磚又問如何是道師曰木頭自餘門屬領旨所有問答各於本章出焉師著叅同契一篇辭旨

幽潛頗有注解大行於世南嶽鬼神多顯迹
聽法師皆與受戒廣德二年門人請下于梁
端廣闡玄化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
憧憧並湊二大士之門矣貞元六年庚午十
齊因
二月二十五日順世壽九十一臘六十三門
人建塔于東嶺長慶中謚無際四大師塔曰見
相

行思禪師第二世

南嶽石頭希遷法嗣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人也姓張氏

神儀挺異幼而生知長而神俊年十四懇求
出家父母不聽遂誓志捐減飲膳日纔一食
形體羸悴父母不得已而許之依明州大德
披削二十五杭州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
爲勇猛或風雨昏夜宴坐丘塚身心安靜離
諸怖畏一日遊餘杭首謁徑山國一禪師受
心法服勤五載唐大歷中抵鍾陵造馬大師
重印前解法無異說復住二夏乃謁石頭遷
大師而致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石頭
曰我這裏無奴婢離箇什麼曰如何明得石

頭曰汝還撮得空麼曰恁麼即不從今日去也石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石頭曰我早知汝來處曰師何以贓誣於人石頭曰汝身見在曰雖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石頭曰汝道阿誰是後人師濟四從此頓悟於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鑿殫其跡後至于荊州當陽紫雲山五百羅漢窟
角之地也學徒依附駕肩接迹都人士女嚮風而至時崇業寺上首以狀聞于連帥迎入城郡之左有天皇寺乃名藍也因火而廢主寺僧靈鑒

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爲化主必能福我乃中宵潛往哀請肩舁而至遂居天皇時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勤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賸賤皆座而揖之裴公愈加歸向由是石頭法道盛于此席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僧曰爭奈學人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僧曰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泊處師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眾問疾師囑召典座典座近前師曰會麼對曰不會師乃拈

枕子拋於地上即便告寂壽六十臘三十五
以其年八月五日塔于郡東

京兆戶利禪師初問石頭如何是學人本分
事石頭曰汝何從吾覓曰不從師覓如何即
得石頭曰汝還曾失却麼師乃契會厥旨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不知何許人也初習儒
學將入長安應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
室占者曰解空之祥也偶一禪客問曰仁者
何往曰選官去禪客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
佛當往何所禪客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

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纔見馬大
師以手托幞頭額馬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
是汝師也遽抵南嶽還以前意投之石頭曰
著槽廠去寺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凡
三年忽一日石頭告衆曰來日剗佛殿前草
至來日大眾諸童各行各備鉢鑊刻草獨師以
濟盆盛水淨頭於和尚前胡跪石頭見而笑之
便與剃髮又爲說戒法師乃掩耳而出便往
江西再謁馬師未叅禮便入僧堂內騎聖僧
頸而坐時大眾驚愕遽報馬師馬躬入堂視

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馬師問從什麼處來師云石頭馬云石頭路滑還蹠倒汝麼師曰若蹠倒即不來乃杖錫觀方居天台華頂峯三年往餘杭徑山禮國一禪師唐元和中至洛京龍門香山與伏牛和尚爲莫逆之友後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師取木佛焚之人或譏之師曰吾燒取舍利人曰木頭何有師曰若爾者何責我乎師一日謁忠國師先問侍者國師在否曰在即在不見客師曰太深遠生曰佛眼亦

覲不見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國師睡起侍者以告國師乃鞭侍者二十棒遣出後丹霞聞之乃云不謬爲南陽國師至明日却往禮拜見國師便展坐具國師云不用不用師退步國師云如是如是師却進前國師云不是不是師遶國師一帀便出國師云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還難得師訪龐居士見女子取菜次師云居士在否女子放下籃子歛手而立師又云居士在否女子便提籃子去元和三年師於天津橋橫卧

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其故師徐而對曰無事僧留守異之奉束素及衣兩襲日給米麵洛下翕然歸信至十五年春告門人言吾思林泉終老之所時門人令齊靜方卜南陽丹霞山結庵以奉事三年間玄學者至盈三百衆構成大院師上堂曰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邈得更說什麼薦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和尚亦只教一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譚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什麼禪可是你解底物

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趣逐什麼物不用經求落空去今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參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麼底若識得釋迦即者凡夫是阿你須自看取莫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夜裏暗雙陸賽彩若爲生無事珍重有僧到叅於山下見師乃問丹霞山向什麼處去師指山曰青黯黯

處僧曰莫只這箇便是麼師曰真師子兒一撥便轉師問僧什麼處宿云山下宿師曰什麼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黎喫底人還具眼也無僧無對長慶舉問保福將飯與人喫感恩有分爲什麼不具眼保福云施者受者俱瞎漢長慶云盡其機來又作麼生保福云道某

甲瞎得麼玄覺微云且道長慶丹霞意爲復自用家財師以長慶四年

六月二十三日告門人曰備湯沐吾欲行矣乃戴笠策杖授履垂一足未及地而化壽八十六門人斲石爲塔勅諡智通禪師塔號妙覺

潭州招提慧朗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姓歐陽氏年十三依鄧林寺模禪師披剃十七遊南嶽二十於嶽寺受具往虔州龔公山謁大寂大寂問曰汝來何求師曰求佛知見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界汝從南嶽來似未見石頭曹谿心要爾汝應却歸師承命迴嶽造于石頭問如何是佛石頭曰汝無佛性曰蠢動舍靈又作麼生石頭曰蠢動舍靈却有佛性曰慧朗爲什麼却無石頭曰爲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信入後住梁端招提寺不出戶三十

餘年凡參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如此

時謂大朗禪師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初參石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石頭曰問取露柱曰振朗不會

濟四

九

石頭曰我更不會師俄然省悟住後有僧來

參師乃召曰上座僧應諾師曰孤負去也曰

師何不鑒師乃拭目而視之僧無語

時謂小朗禪師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人姓韓氏年十七依潮陽西山慧照禪師出家唐大歷八年納戒于衡嶽希操律師乃曰大丈夫當離法自

淨豈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耶即謁石頭密領玄旨一日師坐次石頭覩之間曰汝在這裏作麼曰一切不爲石頭曰恁麼即閑坐也曰若閑坐即爲也石頭曰汝道不爲且不爲箇什麼曰千聖亦不識石頭以偈讚曰

從來共住不知名 任運相將只靡行

自古上賢猶不識 造次凡流豈敢明

石頭有時垂語曰言語動用勿交涉師曰不言語動用亦勿交涉石頭曰這裏針劄不入

州藥山海衆雲會

廣語見別卷

一日師看經次柏

巖曰和尚休猱人得也

師卷却經曰日頭早

晚曰正當午

師曰猶有這箇文彩在

曰某甲

無亦無師曰汝大殺聰明曰某甲只恁麼和

尚尊意如何

師曰我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

恁麼過師與道吾說茗谿上世爲節察來吾

曰和尚上世曾爲什麼師曰我癩癩羸羸且

恁麼過時吾曰憑何如此師曰我不曾展他

書卷

石霜別云書卷不曾展

院主報打鐘也請和尚上

堂師曰汝與我擎鉢盂去曰和尚無手來多

少時師曰汝只是枉披袈裟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這箇眷屬師見園頭栽菜次師曰栽即不障汝栽莫教根生曰既不教根生大衆喫什麼師曰汝還有口麼僧無對僧問如何得不被諸境惑師曰聽他何礙汝曰不會師曰何境惑汝僧問如何是道中至寶師曰莫誑曲曰不誑曲時如何師曰傾國不換有僧再來依附師問阿誰曰常坦師呵曰前也是常坦後也是常坦一日院主請師上堂大衆纔集師良久便歸方丈閉却門

院主逐後曰和尚許某甲上堂爲什麼却歸方丈師曰院主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又爭怪得老僧師問雲巖作什麼巖曰擔屎師曰那箇底巖曰在師曰汝來去爲誰曰替他東西師曰何不教並行曰和尚莫誣他師曰不合恁麼道曰如何道師曰還曾擔麼師坐次有僧問兀兀地思量什麼師曰思量箇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僧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母徧身紅爛卧在荆棘林中汝歸何所僧曰恁

麼即不歸去也師曰汝却須歸去汝若歸鄉我示汝箇休糧方僧曰便請師曰二時上堂不得較破一粒米僧問如何是涅槃師曰汝未開口時喚作什麼師見遵布衲洗佛乃問這箇從汝洗還洗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來師乃休長慶云邪法難扶玄覺云且道長
佛語亦云兼帶語
且道盡善不盡善僧問曰學人有疑請師決師曰待上堂時來與閻黎決疑至晚間上堂大衆集定師曰今日請決疑上座在什麼處其僧出衆而立師下禪牀把却曰大衆這僧

有疑便托開歸方丈

玄覺云且道與伊決疑否若決疑什麼處是決

疑若不與決疑又道待上堂時與汝決疑師問飯頭汝在此多少

時也曰三年

師

曰我總不識汝飯頭罔測發

憤而去僧問身命急處如何

師

曰莫種雜種

曰將何供養

師

曰無物者

師

令供養主鈔化

甘行者問什麼處來僧曰藥山來

甘

曰來怎

麼僧云教化甘云還將得藥來

麼

僧曰行者

有什麼病甘便捨銀兩錠曰若有人即却送

來

無人即休

師怪僧歸太急僧曰問佛法相

當得兩錠銀

師令舉其語舉已

師令僧速還

行者家行者見僧迴云猶來遂添銀施之

同

代云早知行者恁麼而問終不道藥山來

後來

師問僧見說汝解算虛

雲巖

實曰不敢

後來

師曰汝試算老僧看僧無對

雲巖

洞山云請和尚生日師書佛字問道吾是什

後來

麼字吾云佛字

後來

師云多口阿師僧問已事未

明乞和尚指示師良久曰吾今爲汝道一句

後來

亦不難只宜汝於言下便見去猶較些子若

更入思量却成吾罪過不如且各合口免相

後來

累及大衆夜參不點燈師垂語曰我有一句

子待特牛生兒即向汝道時有僧曰特牛生

612

兒也何以不道師云侍者把燈來其僧抽身入衆雲巖後舉似洞山洞山云其僧却會只是不肯禮拜僧問達磨未到時此土還有祖意也無師云有僧曰既有祖師意又來作什麼師曰只爲有所以來師看經有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爲什麼濟公十三却自看師曰我只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師曰若是汝牛皮也須看透長慶云照有何

遇玄覺云且道李太守是讚他藥山意不會藥山意朗州刺史李翹嚮師玄化屢請不起乃躬入山謁之師執經卷不顧侍者白曰太守在此翹性褊急乃言曰見

面不如聞名師呼大守翹應諾師曰何得貴耳賤目翹拱手謝之間曰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曰會麼翹曰不會師曰雲在天水在餅翹乃欣懶作禮而述一偈曰

練得身形似鶴形 千株松下兩函經

我來問道無餘說 雲在青天水在餅

玄覺云且道李太守是讚他語明他語須是行脚眼始得

翹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貧道這裏無此閑家具翹莫測玄旨師曰太守欲得保住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閨閣中

物捨不得便爲滲漏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
開見月大笑一聲應澧陽東九十許里居民
盡謂東家明晨送相推問直至藥山徒衆云
昨夜和尚山頂大笑李翹再贈詩曰

選得幽居愜野情 終年無送亦無迎

有時直上孤峯頂 月下披雲笑一聲

師大和八年二月臨順世叫云法堂倒法堂

倒衆皆持柱擰之師舉手云子不會我意乃
告寂壽八十有四臘六十入室弟子沖虛建
塔于院東隅勅謚弘道大師塔曰化城

潭州大川和尚亦名大湖有江陵僧新到禮拜了
在一邊立師曰幾時發江陵僧拈起坐具師
曰謝子遠來下去僧便出師曰若不恁麼爭
知眼目端的僧撫掌曰苦殺人幾錯判諸方
老宿師肯之僧舉似丹霞霞曰於大川法道
即得於我這裏即不然僧曰未

審此間怎麼生霞曰猶較大川三步其僧禮
拜霞曰錯判諸方底甚多甚多洞山聞之曰
不是丹霞難分玉石

汾州石樓和尚師上堂有僧出問曰未識本
生乞師方便指曰石樓無耳乃衆僧曰某甲自
知非師曰老僧還有過麼僧曰和尚過在什

麼處曰過在汝非處僧禮拜師乃打之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漢國師曰漢國主人還重佛法麼僧云賴遇問著某甲若問著別人即

禍生師云作麼生僧云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師曰汝受戒得多少夏僧曰三十夏師曰大好不見有人便打之

鳳翔府法門寺佛陀和尚師常持一串數珠念三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什麼椀踵丘一箇過終而復始事迹異常時人不可測

潭州華林和尚僧到叅方展坐具師曰緩緩僧曰和尚見什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鍾樓其僧大悟

潮州大顛和尚初叅石頭石頭問師曰那箇是汝心師曰言語者是便被石頭喝出經旬薄因日師却問曰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石頭曰除却揚眉動目將心來師曰無心可將來石頭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師言下大悟異日侍立次石頭問曰汝是叅禪僧是州縣白蹻僧師曰是叅禪僧石頭

曰何者是禪師曰揚眉動目石頭曰除却揚眉動目外將你本來面目呈看師曰請和尚除揚眉動目外鑒某甲石頭曰我除竟師曰將呈和尚了也石頭曰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曰不異和尚石頭曰不關汝事師曰本無物石頭曰汝亦無物師曰既無物即真物石頭曰真物不可得汝心見量意旨如此也大須護持師後舜往潮州靈山隱居學者四集師上堂示衆曰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見道多見時輩只認揚眉動目

一語一默葛頭印可以爲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爲汝諸人分明說出各須聽受但除却一切妄運想念見量即汝真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冷泠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僧問其中人相見時如何師曰早不其中也僧曰其中者如何師曰不作箇問問苦海波深以何爲船筏師曰以木爲船筏曰恁麼即得渡也師曰盲者依前盲癌者依前癌第十五

潭州攸縣長毘曠禪師初往曹谿禮祖塔迴

參石頭石頭問什麼處來曰嶺南來石頭曰

嶺頭一尊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只

欠點眼在石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石

頭乃翹一足師禮拜石頭曰汝見什麼道理

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見如洪鑪上一點雪

玄覺云且道長毘具眼祇對不具眼祇對若具眼爲什麼請他點眼若不具眼又道成就久矣且作麼生商量法

燈代云和尚可謂眼昏

水空和尚師一日廊下逢見一僧乃問時中

事作麼生僧良久師曰只恁便得麼僧曰頭

上更安頭師便打之曰去去已後惑亂人家

男女在

行思禪師第三世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法嗣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本諸宮賣餅家子也未

詳姓氏少而英異初悟和尚爲靈鑒潛請居

天皇寺人莫測師家居于寺巷常日以十餅

饋之悟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

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

遺我耶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悟曰是汝

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悟曰汝昔崇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悟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示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悟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十六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悟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乃復問如何保任悟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無別勝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棲止僧問髻中珠誰人得師

曰不賞翫者得僧曰安著何處師曰有處師曰有處即道來尼衆問如何得爲僧去師曰作尼來多少時也尼曰還有爲僧時也無師曰汝即今是什麼尼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李翹問如何是真如般若師曰我無真如般若翹曰幸遇和尚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德山問久嚮龍潭到來潭又不見龍亦不現師曰子親到龍潭德山即休玄覽且道德山肯龍潭不肯龍潭若肯龍潭德山眼在什麼處若不肯爲什麼承嗣他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法嗣

京兆終南山翠微無學禪師初問丹霞如何
是諸佛師丹霞咄曰幸自可憐生須要執巾
箋作麼師退三步丹霞曰錯師却進前丹霞
曰錯錯師翹一足旋身一轉而出丹霞曰得即
得孤負他諸佛師由是領旨住翠微投子問

時至根苗自生師因供養羅漢有僧問曰丹
霞燒木佛和尚爲什麼供養羅漢師曰燒也
不燒著供養亦一任供養又問供養羅漢羅
漢還來也無師曰汝每曰還喫麼僧無語師
曰少有靈利底

丹霞山義安禪師第二住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如何是上座曰恁麼即無異去也師曰向汝
道

未審二祖初見達磨當何所得師曰汝今見
吾復何所得一日師在法堂內行投子進前
接禮而問曰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駐
步少時又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
水作麼投子禮謝而退師曰莫擗却投子曰

吉州性空禪師有一僧來參師乃展手示之
僧近前却退師曰父母俱喪略不慘顏僧呵

呵大笑師曰少間與閣黎舉哀其僧打筋斗而出師曰蒼天蒼天

本童和尚因門僧寫師真呈師師曰此若是
我更呈阿誰僧曰豈可分外師曰若不分外
汝却收取這箇僧便擬收師打云正是分外
強爲僧曰若恁麼即須呈於師師曰收取收
取

米倉和尚有僧新到叅達師三市敲禪牀曰
不見主人翁終不下叅衆師曰什麼處情識
去來僧曰果然不在師打一柱杖僧曰幾落

情識呵呵師曰村草步頭逢著一箇有什麼
話處僧曰且叅衆去

藥山惟儼禪師法嗣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豫章海昏人也姓張
氏幼依槃和尚受教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

心印一日藥山問子去何處來曰遊山來藥
山曰不離此室速道將來曰山上烏兒白似
雪澗底遊魚忙不徹師與雲巖侍立次藥山
曰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智頭
陀怎麼生師便出去雲巖問藥山曰智師兄

爲什麼不祇對和尚藥山曰我今日背痛是他却會汝去問取雲巖即來問師曰師兄適來爲什麼不祇對和尚師曰汝却去問取和尚僧問雲居切忌道著意怎麼生雲居云此語最毒僧云如何是最毒底語雲居云一棒打殺雲巖遷化時遣人送辭書到師展龍蛇

書覽之曰雲巖不知有悔當時不向伊道然雖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玄覺云古人恁又云雲巖當時不會且道什麼處是伊不會處藥山上堂云我有一句子未曾說向人師出云相隨來也僧問藥山一句子如何說藥山曰非言說師曰早言

說了也師卧次樞樹云作甚麼師云蓋覆樞云卧是坐是師云不在兩頭樞云爭奈蓋覆師云莫亂道師見樞樹坐次師云作什麼樞云和南師云隔閻來多少時樞云恰是乃拂袖出師提笠子出雲巖云作甚麼師云有用處巖云風雨來怎麼生師云蓋覆者巖云他還受蓋覆麼師云雖然如此且無遺漏因鴻山問雲巖苦提以何爲爲座雲巖曰以無爲爲座雲巖却問鴻山鴻山曰以諸法空爲座鴻山又問師怎麼生師曰坐也聽伊坐卧也聽

伊臥有一人不坐不卧速道速道瀟山問師什麼處去來師曰看病來曰有幾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曰不病底莫是智頭陀否師曰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急道急道僧問萬里無雲未是本來天如何是本來天師曰今日好曬麥問無神通菩薩爲什麼足迹難尋師曰同道方知曰和尚知否師曰不知曰爲什麼不知師曰汝不識我語雲巖問師兄家風作麼生師曰教汝指點著堪作什麼白無這箇來多少時也師曰牙根猶帶生澁在

又問如何是今時著力處師曰千人喚不迴頭方有少分曰忽然火起時如何師曰能燒大地師問僧除却星及燄阿那箇是火僧曰不是火別一僧却問師還見火否師曰見曰見從何處起師曰除却行住坐卧更請一問南泉示衆云法身具四大否有人道得與他一腰襪師云性地非空空非性地此是地四大亦然南泉不違前言乃與師襪師見雲巖不安乃謂曰離此殼漏子向什麼處相見巖云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曰何不道非不生

不滅處亦不求相見。師見雲巖補草鞋云：「作甚麼？」巖云：「將敗壞補敗壞。」師云：「何不道即敗壞？」非敗壞。師聞僧念維摩經云：「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皆欲隨從文殊。」師利師云：「甚麼處去？」其僧無對。師便打。後僧問禾山禾山代云：「給侍者方諧。」下山到五峯。五峯問：「還識藥山老宿否？」師曰：「不識。」五峯曰：「爲甚麼不識？」師曰：「不識。」五峯曰：「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曰：「謝子遠來都無祇待。」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土不曾逢。」問設先師齋未。

審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汝諸人設齋作麼？」生問頭上寶蓋生不得道：「我是如何？」師曰：「聽他曰：「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這箇。」石霜問：「師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向他道。師喚沙彌沙彌應諾。師曰：「添却淨餅水。」著師良久，却問石霜：「適來問什麼？」石霜再舉。師便起去。石霜異日又問和尚：「一片骨敲著似銅鳴向什麼處去？」也。師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驢年去。」師唐大和九年乙卯九月示疾。有苦僧衆慰問。體候師曰：「有受非償？」子知之乎？」衆皆愀然十

一日將行謂衆曰吾當西邁理無東移言訖告寂壽六十有七闍維得靈骨數片建塔于石霜山之陽勅謚修一大師塔曰寶相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鍾陵建昌人也姓王氏少出家於石門初參百丈海禪師未悟玄旨侍左右二十年百丈歸寂師乃謁藥山言下契會山章語見藥一日藥山問汝除在百丈更到什麼處來師曰曾到廣南來曰見說廣州城東門外有一團石被州主移却是否師曰非但州主閩國人移亦不動藥山乃又問汝

解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師後到鴻山爲山問曰承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麼還有置時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曰置時師子在什麼處師曰置也置也問從上諸聖什麼處去師良久云作麼作麼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時如何師云好埋却問大保任底人與那箇是一是二師云一機之絍是一段是兩段洞山聞云如人接樹

師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師曰有一人要
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有某甲在師問石
霜什麼處來霜云鴻山來師云在彼中得多
少時霜云粗經冬夏師云恁麼即成山長也
霜云雖在彼中却不知師云他家亦非知非
識霜無對後道吾聞云得恁麼無佛法身心
師後居潭州攸縣雲巖山一日謂衆曰有箇
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問他屋
裏有多少典籍師曰一字也無曰爭得恁麼
多知師曰日夜不曾眠曰問一暇事還得否

師曰道得却不道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添
香來師曰見佛否曰見師曰什麼處見曰下
界見師曰古佛古佛道吾問大悲千手眼那
箇是正眼師曰如無燈時把得枕子怎麼生
道吾曰我會也我會也師曰怎麼生會道吾
曰通身是眼師掃地次鴻山云太驅驅生師
云須知有不驅驅者鴻山云恁麼即有第二
月也師豎起掃帚云這箇是第幾月鴻山低
頭而去玄沙聞云正是第二月師問僧什麼
處來僧曰石上語話來師曰石還點頭也無

僧無對師曰未問時却點頭師作鞋次洞山
問就師乞眼睛未審還得也無師曰汝底與
阿誰去也曰良价無師曰設有汝向什麼處
著洞山無語師曰乞眼睛底是眼否曰非眼
師咄之師問尼衆汝爺在否曰在師曰年多
少曰年八十師曰汝有箇爺不年八十還知
否曰莫是恁麼來者師曰猶是兒孫在洞山云直

只是左之右之師問僧聞汝解卜是否曰是
師曰試卜老僧看僧無對洞山代云請師唐和尚生月自唐會昌元年辛酉十月示疾二十六日沐身竟
喚主事僧令備齋來曰有上座發去至二十一
七日並無人去及夜師歸寂壽六十茶毗得
舍利一千餘粒瘞于石墳勅謚無住大師塔
曰淨勝

華亭船子和尚名德誠嗣藥山嘗於華亭吳江汎一小舟時謂之船子和尚師嘗謂同叅
道吾曰他後有靈利座主指一箇來道吾後

是不恁麼來者亦是兒孫僧問一念暫起便落魔界時如
何師曰汝因什麼從佛界而來僧無對師曰
會麼曰不會師曰莫道體不得設使體得也

激勉京口和尚善會參禮師師問曰座主住甚寺會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師曰不似似箇什

麼會曰目前無相似師曰何處學得來曰非耳目之所到師笑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
櫛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速道速道
會擬開口師便以篙撞在水中因而大悟師當下棄舟而逝莫知其終

宣州禪樹慧省禪師洞山參師師問曰來作什麼洞山曰來親近和尚師曰若是親近用動兩片皮作麼洞山無對曹山後聞乃云一子親得僧問

如何是佛師曰猶見上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問取露柱去

高沙彌藥山住庵初參藥山藥山問師什麼處來師曰南嶽來山云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山云受戒圖什麼師曰圖免生死山云有一人不受戒亦免生死汝還知否師曰恁麼即佛戒何用山云猶掛脣齒在便召維那云這跛腳沙彌不住僧務安排向後庵著藥山又謂雲巖道吾曰適來一箇沙彌却有來由道吾云未可全信更勘始得藥乃再問師

曰見說長安甚鬧師曰我國晏然

法眼別云
見誰說

山云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云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什麼不得師曰不道他無只是他不肯承當師乃辭藥山住庵山云生死事大何不受

戒去師曰知是這般事喚什麼作戒藥咄這第四饒舌沙彌入來近處住庵時復要相見師住庵後雨裏來相看山云你來也師曰是山云可灑濕師曰不打這箇鼓箇雲巖云皮也無打什麼鼓道吾云鼓也無打什麼皮山云今

日大好曲調僧問一句子還有該不到處否師云不順世藥山齋時自打鼓高沙彌捧鉢作舞入堂藥山便擲下鼓槌云是第幾和高曰第二和曰如何是第一和高就桶內舀一杓飯便出去

鄂州百顏明哲禪師洞山與密師伯到叅師問曰閻黎近離什麼處洞山曰近離湖南師曰觀察使姓什麼曰不得姓師曰名什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沒事也無曰自有郎慕在師曰豈不出入洞山便拂袖去師明日入僧堂

曰昨日對二閻黎一轉語不稔今請二閻黎道若道得老僧便開粥飯相伴過夏速道速道洞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飯共過一夏潭州長毘曠禪師法嗣

潭州石室善道和尚嗣攸縣長毘曠禪師作沙彌時長毘遣令受戒謂之曰汝_{清口}五日須到石頭禮拜師受戒後迴參石頭一日隨石頭遊山次石頭曰汝與我研却面前頭樹子礙我師曰不將刀來石頭乃抽刀倒與師師云不過那頭來石頭曰你用那頭作什麼師即

大悟便歸長毘問汝到石頭否師曰到即到不通號長毘曰從誰受戒師曰不依他長毘曰在彼即恁麼來我這裏作麼生師曰不違背長毘曰太忉忉生師曰舌頭未曾點著在長毘咄曰沙彌出去師便出長毘曰爭得不遇於人師尋值沙汰乃作行者居于石室每見僧便豎起杖子云三世諸佛盡由這箇對者少得冥契長沙聞之乃云我若見即令放下杖子別通箇消息三聖將此語到石室祇對被師認破是長沙語杏山聞三聖失機又

親到石室師見杏山僧衆相隨潛往碓米杏山曰行者不易貧道難消師曰無心椀子盛將來無縫合盤合取去說什麼難消杏山便休仰山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曰畢竟如何的當可信可依師以手撥空三兩下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曰還假看教否師曰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之事若與他作對即是心境兩法能所雙行便有種種見解亦是狂慧未足爲道若不與他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云本來無一物汝

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教不解看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是客塵煩惱十六行中嬰兒行爲最哆哆和和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濟公嬰兒何況取之若謂嬰兒是道十六今時錯會師一夕與仰山翫月仰山問曰這箇月尖時圓相什麼處去圓時尖相又什麼處去師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雲巖云尖時圓相在圓時無尖相道吾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仰山辯師送出門乃召曰閻黎

仰山應諾師曰莫一向去已後却迴這邊來
僧問師曾到五臺山否師曰曾到僧曰還見
文殊麼師曰見僧曰文殊向行者道什麼師
曰文殊道闍黎父母生在村草裏
潮州大顛和尚法嗣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福州人也姓楊氏初參
石韋石韋常張弓架箭以待學徒師詣法席
次石韋曰看箭師乃披襟當之石韋曰三十
年張弓架箭只射得半箇漢師後參大顛往
漳州住三平山示衆曰今時出來盡學馳求

走作將當自己眼目有什麼相當阿你欲學
麼不要諸餘汝等各有本分事何不體取恁
麼心憤憤口悱悱有什麼利益分明說若要
修行路及諸聖建立化門自有大藏教文在
若是宗門中事汝切不得錯用心時有僧出
問還有學路也無師曰有一路滑如苔濟僧曰
學人躡得否師曰不擬心汝自看有人問黑
豆未生芽時如何師曰佛亦不知講僧問三
乘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龜毛拂子兔角拄杖大德藏向什麼處

僧曰龜毛兔角豈是有耶師曰肉重千斤智無銖兩師又示衆曰諸人若未曾見知識即不可若曾見作者來便合體取些子意度向巖谷間木食草衣恁麼去方有少分相應若馳求知解義句即萬里望鄉關去也珍重

潭州大川和尚法嗣

僊天和尚新羅僧到叅方展坐具擬禮拜師捉住云未發本國時道取一句其僧無語師便推出云問伊一句便道兩句又有一僧至擬禮拜師云野狐鬼見什麼了便禮拜僧云

老禿奴見什麼了即便恁問師云苦哉苦哉儂天今日忘前失後僧云要且得時終不補失師云爭不如此僧云誰師乃呵呵云遠即遠矣

福州普光和尚有僧立次師以手開胷云還委老僧事麻僧云猶有這箇在師却掩胷云不妨太顯僧云有什麼避處師云的是無避處僧云即今作麻生師便打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四

音釋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第一五三冊